

编者按

# 踏访沅澧，寻梦常德

看常德山水，走常德人家，览常德风貌。前不久，由湖南省作协、常德市委宣传部主办，常德市文联承办的“中国梦·文学梦·湖南篇章”之“作家看常德七十年巨变”文学采风活动，是湖南省作协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开展的系列重要文学活动之一，由省内外诗人、作家共70人组成的文学采风团跨访沅澧，寻梦常德，感受了常德的自然人文风貌，也感受了新中国成立70年湖南的伟大历史变迁。作家们创作了不少佳作，本刊特编发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 心怀善德 何须栅栏

邹世礼

中国人有了点钱，便想造房。一栋气派的房子能给人带来无上的荣光。中国人有了更多的钱，又想出门体面一些。旧时骑马，现时驾车。于是大街小巷到处塞满了车辆。车多了，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又成了国人最为头疼的难题。而城市道路设置栅栏，成了破解这一难题最为有效的举措。可常德，这座桃花源里的城市，是全国唯一道路上没有栅栏的城市，是全国的交通管理模范城市。

我独自在陌生的常德大街溜达，来到斑马线，车流竟然停下来，前排的司机微笑着示意我过马路。一行车流让我一个人行，使得我十分窘迫。后来又过了一条斑马线，又是如此。极目宽敞的大道，树木垂阴、花草葳蕤，人车有道，给人一种清泉般的流畅感。全然没有印象中的那份喧嚣和嘈杂。后来又走了几条街道，全都如此。我惊叹，常德人为何如此守规矩？

有道德的人才能守规矩！由此我想起了远古的善卷。

我家屋后有一座善卷寺。孩提时尽管常去寺里嬉戏，却不知善卷为何方神圣。走上社会，喝过德山大曲后，才慢慢知道了善卷的人和事。经过尘世间几十年的洗礼，待到知天命之年，善卷“辞帝不授，归隐枉山”的德行让我肃然起敬。历代的帝王谁又不是用累累白骨筑起的王朝？问尘世间有几人能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更何况是不用杀戮的帝王？难道德高尚的善卷也！

那么善卷又有何德？我读过《庄子》，从善卷同舜帝的一番言辞中可以看出，善卷至少有让人仰慕的三德。“冬日皮衣毛，夏日衣葛絺。”善卷有率真之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善卷有勤劳之德。“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善卷有崇尚心灵自由之德。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善卷的出生地有山东菏泽、湖南五陵之争，然而他辞帝不授，归隐枉山，德播天下，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渊源是不争的事实。善卷为何

要归隐枉山？后来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为何要把心灵的归宿放在桃花源？这得从常德得天独厚的山水说起。

常德头枕长江，脚踏洞庭，腰缠沅、澧二水，腹中有中国最大的城市内湖柳叶湖。除此她还有湖南的屋脊壶瓶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里有山有水，灵秀山水涵养仁智之士。这就是善卷归隐枉山，陶渊明将心灵之家安在桃花源缘由。同样，常德灵秀的山水，也成就了善卷，成就了陶渊明，成就了常德的一大批仁人志士，成就了当今常德人的那份安静和淡定。

然而，仅仅自然因素还远不能筑起一方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傍晚，我贪恋柳叶湖潋滟的波光，独自在湖边行走。柳叶湖的浩大反衬出足下的宁静，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刘海砍樵的对歌声。烟波泛起的湖光中我似乎看到了刘海胡大姐那曼妙的舞姿。常德自古就是华夏的鱼米之乡。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丰衣足食，能滋生浪漫爱情。于是我感受到常德人那份“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浪漫。

翌日，我随采访团逛了整整一天，又有了无限的感慨。我感受到了常德人的那份内敛，那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勤劳之德。诗墙、画墙，大河街、小河街的重建，老西门的改造，紫阳河的桥梁，这一些标志性建筑无不体现常德人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有独到文化意识的常德管理者们，知道给后人留下什么最珍贵。常德诗墙，荟萃上下三千年，是华夏文化的一次大交融，每个时代领军人物的一次豪阵笔会。吐纳百代，文化生生不息。还在建设中的常德画墙，她展示的将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波澜壮阔的画卷。

敢有这般创举的常德人，是何等的胸怀？

道德文化的发源地，今天的常德人更加的勤劳、更加的睿智，他们已将善卷的道德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现在我总算明白，常德市城市道路为何没有栅栏而交通秩序井然的原因。

心怀善德，何须栅栏！

难以想象，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懂得了筑垣为城，防御外扰，用无可置疑的文化史实，道出：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不仅丝毫不逊色于黄河文明，而且其年代更加久远。听起来，这似乎很像一个童话，但它却又是那么真实可信。

我眼前看见的，脚下踩着的，先祖生活过的土地，现在是一个叫做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地方。走进馆内，有各种展示，头顶有发白的聚光灯，也有高大而坚固的建筑为之遮风挡雨。也许，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先祖们苦心建造好多年的城池，只是一个用黄土围墙圈起来的农业聚落。

但，这是苏醒过来的“中国最古老的城邦”，这足以载入史册，改写华夏的文明史，并镌刻到“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

有人说，一座城市所拥有的历史和记忆，它所呈现的丰满繁密的生活细节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好像一个没有人去打开的抽屉，可它里面可能珍藏了很多很多宝贝。

城头山抽屉里的宝贝多不可数，大到一截反复修筑的城墙，一座完整的陶窑；小到一粒干瘪的稻种，一块家畜的骨骼。那些大大小小残缺的红陶罐、红陶土座，长长短短打夯的木器，用于砍伐的石铲、石斧，还有一个个骇人的祭祀坑等。当然，还有那一片骄傲的古稻田，我恍惚看见先祖们身影依稀，并不十分饱满的稻穗在风中轻摇，我们的先祖在收割，在舞蹈，在筑城、在祭祀。他们收割秋天的色彩，也收割生活的苦涩。这一围长堤，一粒稻子，一片碎陶，一道夯歌，诉说的是先祖关于收成，关于繁衍，也关于命运的种种故事。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一一记住抽屉里过多的名目，一走出博物馆大门，我又迷糊了。好在我记住了东经112度，北纬29度这一地理坐标。

冉正万

“武陵郡上高曾远祖之神位”。小时候，看到神龛右首有这么一句，不知其意。中学时读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禁不住浮想联翩，先祖不会住在桃花源吧。本住在武陵那么神奇的地方，祖先为什么要迁徙到贵州的高山上来呢？我不关心他们什么时候迁来，只关心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福地来到穷山恶水。是对远方的向往？是犯事被发配？还是因为战争，或者族人内讧？

我的祖上，深入黔北大山腹地，在一个叫中间寨的山上住下来。到我祖父这一代，三兄弟分家，一个留在原地，一个迁到另外一个山坡，我祖父则迁到山下一个叫黄土湾的地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在高山上的堂祖父的孙子们，主食是玉米，大米要重大节日或有亲戚来才能吃上一顿。高山上有稻田，但完全靠老天恩赐，三年两不收。除了难以吃到大米饭，还有一个难题，谁都不愿把女儿嫁到高山上去，娶媳妇难，不光是难题，还是耻辱。和山下人吵架，山下人一句“媳妇都找不到，凶个锤子”一下就戳中要害。

其先祖父迁到山下时，很难说山下有多好，那是夹在两条山脉之间的槽状的走廊，老虎和豹子大摇大摆地走在坝子中间的大路上，民国初年，我16岁的姑姑被豹子叼走，坝子里的人只追回一只脚。为了在心理上蔑视吃人的野兽，他们称老虎为大猫，豹子叫豹子猫。山上有个洞叫猫猫洞，意指老虎巢穴，和山猫无关。山猫也不叫山猫，叫那鬼儿子。半

# 武陵寻祖

夜听见鸡舍折腾，骂“那鬼儿子又来了”。

心远地自偏，这是对身居闹市的人而言。住在我老家那样的地方，无时无刻不幻想外面世界。南北两面是层层起伏的大山，往东15公里是最近的乡场，往西3公里是深切峡谷里的大乌江。第一次去乡场7岁，走哭了才走到，两条小腿像锈了800年的火钳。

去武陵看看，去老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看看，就是那时装在心里的。这个愿望等了30多年才实现。

武陵郡，最初治所在今怀化溆浦县南，包括今天的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等10多个县，含贵州、四川（今重庆）一大片。郡县制始于秦，秦36郡还没有武陵郡，至西汉初年才由黔中郡改成武陵郡。这才有了“武陵郡上高曾远祖”。王莽一度将其改成建平郡；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领县十三。公元23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老地名才又重新改回来。时代不同，武陵所领县份不同，但常德一直是中心地带。

常德当然是一个好地方，城市没有栅栏，街道清洁，还有美轮美奂的穿紫河、面积相当于4个西湖的柳叶湖。但我更关注郊区的稻田。这些稻田镶嵌在纵横交错的河堤之间，这些河堤是几千年来常德人慢慢修筑的，是另一种长城，修筑的时间比长城更长。

高曾远祖的家在哪里，家谱上没有记载。冉姓有三个来历，其中一个出自楚国叔山氏。春秋时期，楚国有大夫叔山冉，其后代形成两

支，一支仍以祖姓为叔山氏，一支以祖字为姓，称冉氏。以武陵为郡名的有贾、龙、安、卜、华、冉、伍、龚、顾、郑等十个姓。武陵郡本身也是变化的，西汉至汉唐领县不同。即使找到那个县，那个小地名，也早就面目全非，转世的老祖回到故地，也不一定认得出来。但并非什么也没留下。

首先是方言，常德方言不属于湖南语系，而是北方语系的西南官话。和我老家一样，府和虎不分，北白不分。一山一寨又形成各自的方言岛。同属一个语系，互相听起来有可能完全听不懂，只有一些相同的俚语，“豆腐落到灰里，拍不能拍，打不能打”。其次是饮食，饮食的相似性八成以上。常德吃的擂茶，与我老家吃的油茶大同小异，起于汉、盛于明清。材料只有一两样不同。蒸钵炉子鼓嘎嘎，不愿朝中做驸马。嘎嘎是猪肉。冬吃萝卜夏吃姜，买肉要肥吃肉要精。佐料以姜、大蒜、辣椒为主。米酒、糯食的做法和吃法，也大致相同。

在常德走了几个地方后，我反倒不再有寻找先祖故地的热情。在这片植被发达、古老又神奇的土地上，他们无处不在。不止是冉氏，其他以武陵为郡名的姓氏的先祖也在这里。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地桑竹。这里为天下溪，常德不流。这里止戈为武，高平为陵，是为武陵。此三者，与我生活的地方无二无别，原来，我仍然生活在先祖的土地上，再找，不是小狗找尾巴吗？

桃花源不必找，因为你就住在桃花源。

### 汉诗新韵

何一飞

一只羊在水波之下  
有些孤单  
呼唤来一群羊  
又一群羊  
柳叶湖的天空比天空  
更蔚蓝  
更宁静

夜色慢慢隐藏羊群  
星星在湖底闪烁  
柳叶湖啊  
我要枕着你的纯净入梦  
怀揣月光 爱情和盐

沅江到常德就慢了

沅江到常德就慢了  
婉转的丝弦  
轻轻一拨  
就把它系住

一些流水走了  
帆影还留在沅江  
一些岁月白了  
船工号子还落在河街  
古老的码头  
青石板的河街  
闪现昨天和今天

沅江和常德  
是一对冤家  
一抹阳光挤进古墙的缝隙  
长出了今年的新草

马笑泉

一朵桃花遮蔽了你  
更多的曲线  
更多的妖娆  
更多幽微或深邃  
但还须沿秦溪折行  
以抵达桃花蕊中  
那首要的美

清波欲将小船  
叠送至云端  
但隐约的歌声  
系住了飞翔的浪子  
偷身中倩影缤纷  
要多深的缘分  
多大的虔诚  
多么强烈的向往  
和持久的专注  
才能在瞬间辨认出  
那唯一的桃花

水源并未尽  
溪与桃花永生  
逝去的只是秦汉魏晋  
同俗世的烦扰  
乐土的秘密  
永远只被少数人掌握  
如果不能忘却  
也就无法发现

暮色四合  
林中铺锦  
永远是第一次  
怀着激情  
揣着期待  
桃花悄悄踮起脚  
明月轻轻低下头

## 邂逅桃花源

熊莺

去了多个景点。秦谷、桃花山、五柳镇。去五柳湖看实景剧，也去桃花山中品擂茶，观三日同辉，拜谒渊明祠，看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当年留下的残简断碑。去看一种从未见过的方形竹。于山中一处名“水源亭”的池边，长时歇脚，仿佛是在等，等旧时山风，待旧时的人，抑或小兽飞禽，能现身一见。

擂茶，很符合禅宗公案中“吃茶去”那个时代的一种古茶。茶、芝麻、花生、绿豆、生姜，还有几味草药，放入碓窝擂，擂成泥，加上食盐，用滚水冲饮。很喜欢吃擂茶时，那满桌子佐餐的小菜，一小碟一小碟，几十种，都是寻常百姓家的小咸菜。包子馒头也都荤荠大。欢喜得不知从

何下手，直是看。

桃源绣，据介绍是湘绣的前生。月华般的光洒氤氲，离尘的况味，买来寄回家。

在秦谷中的一片“良田美池”间，那日，一位皮肤黝黑的青年，一袭浸着汗渍的短款汉服，他从田埂上赤脚走过。后来发现，他是这山谷中一处景点的演员。他们是这里原住民吗？有人回答，是。那么，是不是耕作之余，这位青年以及留于山谷的那些村民们，他们每日会为游人演出？秦歌汉服，耕作，舞蹈，已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或者说，因了这个景区的开发打造，农业时代人与土地和谐相处的那种传统生态秩序，他们有幸被这个时代选中，正在尝试着，在替我们找回？

舞蹈时的他们总露齿，清越地笑。

葛水平

1600年前，一篇奇文在陶渊明笔下生成，《桃花源记》如山涧清泉缓缓浸润世人心灵。千百年来，无数的人都在寻找着这一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所在。而世人千年所寻的，其实是我们烦乱心境渴求的一块休憩之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精神意义上家园的存在，文字的创造是不会直抵纯真的原始本意的，如果不是连绵不绝的群山阻隔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要产生这样的文字也不大可能，因为文字发达的地方，汉字早已铺天盖地。

汉字的出现，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天空，它打通了人类无法表述的意韵，陶渊明用汉字沟通了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和文化，直抵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

在湖南省常德市西南34公里处，有一条宽广缓行的沅江，沅江拖拽着蜿蜒起伏的武陵群峰，一路蛇行，曲曲弯弯，伴着飞溅的浪花哗哗的水响，河岸上不时泛起阵阵笑浪。蓬勃旺盛的翠绿季节，桃花开在远走的春天，如波涛壮阔的呼啸之江涛，心灵之约的幻觉似乎在践行中交替与兑现，晴好的桃花源，经由苍茫的山林进去，一切都透现出生命本真的原色，活在澄若春水的生命之境中，人们，被扑面盈怀的宁静止语。

桃花源内古树参天，修竹婷婷，寿藤缠绕，花草芬芳，石阶、曲径、亭台、牌坊，一切宛若仙境。最妙的是一条沅江支流秦溪悄然深入山中，携沙洲、美树、野芋于水源处通径幽谷。流域所在，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秦人村、桃花山牌坊、桃花溪、桃树林、穷林桥、菊圃、方竹亭、遇仙桥、水源亭、秦人古洞、延至馆、集贤祠等70余处佳迹，美丽的风光、纯朴的民风，远离了尘世的躁动、官场的倾轧，竟使历代入住者乐不思蜀，流连忘返。

真是古人隐逸之所，前人探寻隐逸留痕之处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桃花源正是中国士大夫审视自身，陶冶性灵的理想国。到访桃源的有识之士的这份气韵，融合为桃花源精神的一部分，也塑造了桃花源温润典雅的外在景观：每一幢建筑都仿佛有来历，每一处景观都仿佛有典故，这里是认识国学，拥抱古典文化的绝佳去处。

常德的桃花源是陶渊明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桃花源。

## 常德的桃花源是陶渊明的

## 城邑居千年

张雪云

天心阁与城头山，一个在湘江，一个在澧水。湘江，我很熟悉。澧水，也不陌生。从天心阁到城头山，隔了风，隔了雨，隔了季节，隔了千年的奔波，更隔了无法消解的想象。

前往城头山，观光车绕行了几圈，我就迷糊了好几阵子。也许，认识一座史前的城池，一截历史的命运，最好的路径，要么是迷路，要么是迷糊。

晕乎乎的阳光，始终斜在我的头顶。我得感激它，它不是人间的东西，却总是照耀着人间。我拧开水杯，喝了一口水，水杯里的澧水，绵长沁甜。

一滴水长大了，会成为河流。有河流，就会有村庄。一个村庄长大了，会成为城池。有城池，就会有环绕的护城河。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我们的先祖，逐水而居，滨水而长，不在别处，只在这里。

试想，一条流经苦难的河流，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源头？如若所有的河流都会干涸，至少还有一条河流，它会经久不息。比如，“绿水六十里，水成靛蓝色”的澧水；比如，澧水滋养下的澧阳平原；比如，澧阳平原上城头山的护城河。

烈日的光下，我站在辽远的澧阳平原上，感受6300多年前土地深处的秘密，感受时光穿越的沧桑，感受史前文明的震撼，感受远古的大溪文化，感受先祖的开拓与坚守。在这座曙光之城，先祖的故园，文明之光，开始熠熠闪耀。

显然，早期的部落，那里应该只有茅舍零落的村庄、稻麦不生的沼泽、干涸的河床和芦苇、粗糙而低矮的围墙。早期的先祖，居无定所，随遇而栖，三五成群，渔猎而食。然而，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个人的力量势必单薄，他们需要联合，需要聚力，需要发明并传承着使用石器、烧制陶器、种植水稻、掘筑城壕、搭建房屋、聚族而居，创造出“生存还是毁灭”的石破天惊。